

# 内群体认同对外群体幸灾乐祸的影响

王沛<sup>1</sup>, 陶爱华<sup>2</sup>, 冯夏影<sup>3</sup>, 王逸博<sup>3</sup>

(1.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系,上海 200062;2.淮阴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淮阴 223300;3.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上海 200234)

**【摘要】 目的:**考察内群体认同对群体间所发生的幸灾乐祸的影响。**方法:**采用幸灾乐祸情境故事,分别以低阶层群体成员与大学生为被试完成了两个实验。**结果:**实验1发现,在低阶层群体成员中,高内群体认同者对外群体成员(高阶层成员)的不幸具有更高水平的幸灾乐祸。实验2探讨了不存在明显的阶层落差的本地-外地群体间的幸灾乐祸现象,结果发现高内群体认同者对外群体成员的不幸依然会产生更高水平的幸灾乐祸。**结论:**内群体认同影响群际间的幸灾乐祸,内群体认同高的个体在外群体成员遭受不幸时体验到更高水平的幸灾乐祸。内群体认同影响幸灾乐祸的过程中,个体自尊水平并不随幸灾乐祸的发生而改变。

**【关键词】** 幸灾乐祸;内群体认同;自我肯定;群际;内-外群体

中图分类号: R395.1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1.02.037

## Social Identity Increase Schadenfreude toward Out-group Members

WANG Pei<sup>1</sup>, TAO Ai-hua<sup>2</sup>, FENG Xia-ying<sup>3</sup>, WANG Yi-bo<sup>3</sup>

<sup>1</sup>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sup>2</sup>Facult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Huaiyin Normal College, Huaiyin 223300, China;

<sup>3</sup>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In Study 1, we examined the effect of social identity on schadenfreude with 56 service personnel who are usually believed as lower-class group in China. In Study 2, we examined the effect of social identity on schadenfreude with 150 native undergraduates whose hometown is Shanghai. Overall, our findings support the view that social identity can affect the generation of schadenfreude. The similar results of two studies also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social identity on schadenfreude is general instead of depending on specific kind of groups. Evidences of self-esteem between groups after schadenfreude are waiting for further confirmation.

**【Key words】** Schadenfreude; Social identity; Self-affirmation; Intergroup; Inner-group vs out-group

当目睹或知悉他人遭受不幸时,人们有时会表现出与事件的性质截然相反的愉悦反应,即幸灾乐祸<sup>[1]</sup>。作为一种建立在对他人不幸基础上的对抗性互动方式,幸灾乐祸对于人际与群际关系的维持具有明显的破坏性<sup>[2]</sup>。更为重要的是,幸灾乐祸甚至具备自我奖励的功能,进而提升自尊水平<sup>[3]</sup>。当个体将他人的不幸视作对于自己的奖励来提升自尊时,可能会由此主动渲染乃至蓄意制造不幸事件,甚至对他人采取直接的暴力行为。因此,厘清幸灾乐祸的核心影响因素以及发生机制,进而形成妥当措施避免人际与群际关系的破坏和不幸事件的发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大量研究表明,当他人遭遇不幸时,人们做出的反应常常受到二者之间群体关系的影响。目睹自己的同伴遭遇不幸,常常会引发怜悯和共情<sup>[4]</sup>;但是,

当同样的不幸降临到对手或敌人身上、甚至是无关自己所属群体的外群体的成员身上时,人们就会出现幸灾乐祸的行为<sup>[1]</sup>。大量研究发现,发生幸灾乐祸的对象往往与发动者不属于同一个群体<sup>[5]</sup>。此时,内、外群体之间的明显差别及其区分是幸灾乐祸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属于外群体的他人遭受不幸事件后,往往更容易激发幸灾乐祸<sup>[6]</sup>。事实上,相较于归属同一群体的陌生人,人们往往对隶属于其它群体——可能是不同种族、宗教、政治群体,也可能是不同地区、学校等等——的陌生人更缺乏共情,更容易产生幸灾乐祸<sup>[7]</sup>。

然而,即便是同属一群体的个体也并不总是一致地表现出对外群体成员遭受不幸的幸灾乐祸,因为个体的内群体认同程度往往居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内群体认同指的是个体认识到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并且意识到这个身份给自己带来的情感与价值意义<sup>[8]</sup>。当个体认同某一群体时,对于该群体的认知就会成为自我的一部分。认同某一社会群体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17ZDA327)。

通讯作者:王沛, E-mail: wangpei1970@163.com

陶爱华与王沛同为第一作者。

的成员会评价和解释与他们群体相关的事件,这样的评价又会产生指向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群体情绪<sup>[9]</sup>。个体的内群体认同程度能够正向预测对带来威胁的外群体所具有的消极情感反应<sup>[10]</sup>。因此,内群体认同是否也会影响对外群体的幸灾乐祸?

就幸灾乐祸的功能而言,已有研究表明,他人的不幸恰恰为个体提供了获取积极自我评价,提高自尊的机会<sup>[1]</sup>。当个体所属群体处于下位时,属于高地位外群体的成员的成功或所居的高地位往往使得个体的自尊受到威胁。如果此时给自己造成威胁的外群体成员遭受不幸,由此产生的幸灾乐祸相当于给个体提供了一个积极自我评价的机会,自尊水平旋即提高<sup>[11]</sup>。已有研究发现,内群体认同对于基于内群体的自尊,尤其是自我肯定具有重要的作用<sup>[12,13]</sup>。那么,由于幸灾乐祸而提高的自尊水平是否受到内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

为此,本研究旨在考察内群体认同对外群体幸灾乐祸和自尊的影响。由于对外群体的幸灾乐祸常常受到二者之间内/外群体关系的划分的极大影响,为此我们提出了第一个本研究意图检验的假设:内群体认同会影响对外群体的幸灾乐祸,认同度越高,幸灾乐祸程度越高。此外,社会认同对内群体的自尊具有重要的作用,可能会由于对外群体的幸灾乐祸提高自尊<sup>[12,13]</sup>。为此,我们提出了本研究意图检验的第二个假设:内群体认同越高,幸灾乐祸程度越高,幸灾乐祸对于自尊的提升越高。具体地,在实验1中,我们将使用前人研究中通常关注的涉及高(外群体)-低(内群体)地位群体的不幸事件情境,从低地位群体的角度出发验证上述假设<sup>[1]</sup>。与前人的研究不同的是,实验1将使用真实的低地位群体作为被试,而非使用让大学生想象自己是低地位群体这样的方法来设置与启动情境,因而研究的生态效度更高。具体地,根据前人普遍使用的社会阶层划分方法,以服务业从业人员作为低地位群体被试,以富人、官员作为相对应的高地位外群体对象<sup>[14]</sup>。以被试对外群体对象遭受不幸事件后自陈的幸灾乐祸水平以及自尊水平作为因变量。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排除同情的影响,要求被试自我报告对于外群体成员的同情水平,将相应的得分(反向计分)从幸灾乐祸的得分中去除<sup>[5]</sup>。在实验2中,我们则关注不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的“本地人(内群体)-外地人(外群体)”视角下内群体认同在不幸事件情境中引发幸灾乐祸的可能性。这是以往研究未曾涉及到的主题。

## 1 实验1 高-低阶层间内群体认同对幸灾乐祸的影响

### 1.1 被试

被试为服务业的基层从业者。根据服务业人员内群体认同问卷得分从高到低排序,最高分的25%被试分配到高服务人员内群体认同组(28人,男性20人; $M=2.169$ ,  $SD=0.23$ );最低分的25%被试分配到低服务人员内群体认同组(30人,男性21人; $M=1.54$ ,  $SD=0.26$ )。经检验,两组之间内群体认同得分差异显著,分组有效,  $t(56)=9.626$ ,  $P<0.001$ , Cohen's  $d=2.57$ 。所有被试身体健康,无明显精神疾病。实验结束后发放一份小礼品作为报酬。

### 1.2 方法

采用单因素两水平的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服务人员的内群体认同程度。因变量为被试对高地位外群体个体遭遇不幸时的幸灾乐祸、同情程度以及幸灾乐祸后的自尊水平。

1.2.1 材料 服务人员内群体认同量表。翻译并改编自前人研究中频繁使用的内群体认同量表<sup>[15]</sup>。为了适应本实验的需求,本量表使用“服务业人员”替代原量表中的“这个群体”,如“当有人说服务业人员不好时,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种对我的贬低”。该量表共有10个项目,其中包含1个反向计分项目。被试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7点量表上打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修订的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alpha=0.81$ )。

幸灾乐祸与同情的测量。幸灾乐祸通过“故事里发生的事让我感到很满意”、“我喜欢这样的事发生在刚刚这个人身上”等前人研究中通常使用的5个条目进行测量<sup>[16]</sup>;幸灾乐祸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alpha=0.84$ )。同情通过“发生这样的事,我感到很同情他”等3个条目进行测量。所有条目均以7点计分(1代表一点也不觉得)。同情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alpha=0.86$ )。

自尊量表。自尊量表翻译并修订自Heatherton和Polivy的自尊量表,共20个条目<sup>[17]</sup>。被试对这些条目进行7点评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修订的量表在本研究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alpha=0.84$ )。

幸灾乐祸情境故事。故事梗概为:某官员乘坐私企老板的直升机外出视察工作,中途飞机出现不明故障跌落,该官员身受重伤。故事事先通过专家评定,故事中的意外与违法犯罪等具体规范无关。

1.2.2 步骤 首先让被试填写性别、年龄、职业等信息,并自评其社会阶层的归属。只有当被试职业

是服务业从业人员,且认为自己是低阶层成员时,方可参加正式实验。接下来,被试独立填写服务业人员内群体认同量表,用以完成服务人员的“高/低”内群体认同分组。最后,让被试阅读幸灾乐祸的情境故事,测量被试对故事主角此番遭遇的幸灾乐祸、同情程度以及自尊水平。实验结束后,主试询问被试是否认为官员是属于高阶层群体成员。所有被试均认为官员属于高阶层群体成员。

### 1.3 结果

高/低服务业人员内群体认同组间对高地位外群体成员遭遇不幸时的幸灾乐祸程度差异显著, $t(56)=2.30, P=0.026$ ,Cohen's  $d=0.61$ 。服务业人员内群体认同高的被试,对高地位外群体成员的幸灾乐祸程度( $M=3.02, SD=1.77$ )显著高于服务业人员内群体认同低的被试( $M=2.12, SD=1.11$ )。内群体认同分组就同情而言不存显著差异, $t(56)=0.69, P=0.493$ ,Cohen's  $d=0.18$ ( $M_{高认同}=4.00, SD_{高认同}=1.73; M_{低认同}=3.70, SD_{低认同}=1.59$ )。两组被试在看到高地位外群体遭遇不幸后的自尊水平差异不显著, $t(56)=0.17, P=0.863$ ,Cohen's  $d=0.05$ ( $M_{高认同}=3.55, SD_{高认同}=0.95; M_{低认同}=3.51, SD_{低认同}=0.82$ )。

### 1.4 讨论

实验1的结果表明,相对于低内群体认同者,在对外群体成员遭受不幸后,高内群体认同者感受到更多的幸灾乐祸,我们提出的假设1得到了验证。但是,高内群体认同者自尊水平并未得到显著的提升,假设2未能得到验证。

与前人相关研究结果相一致<sup>[1]</sup>,通过排除同情这一积极动机的干扰,我们进一步验证了内群体认同对于幸灾乐祸产生的作用<sup>[4]</sup>。但是,在经历幸灾乐祸后,体验到更为显著的幸灾乐祸的高内群体认同组的自尊并未得到显著的提升,因而说明自我肯定动机在群际幸灾乐祸中没有起到核心作用<sup>[12]</sup>,而以往人际幸灾乐祸的研究往往发现自尊水平与幸灾乐祸水平呈负相关<sup>[1]</sup>。由于本研究观测的是具有明确的阶层差异的社会群体,对于群体的认同本身会导致自尊水平的变化,并且认同低地位群体往往导致更低的自我评价与自尊<sup>[18]</sup>,自尊的变化可能被基于阶层群体的认同导致的自尊差异所掩盖。因此,在实验2中将进一步设置自尊的基线组进行对照,力求揭示幸灾乐祸的自我肯定动机起到的作用。

## 2 实验2 不存在明显的阶层落差时内群体认同对幸灾乐祸的影响

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具有明确的高(外群体)-低

(内群体)阶层差距的明显不对等的群体,很少关注不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时内群体偏好可能引发的幸灾乐祸现象。幸灾乐祸产生的前提条件是有争端的个人或群体成员遭遇不幸<sup>[1]</sup>,高(外群体)-低(内群体)阶层所代表的地位或经济差异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为此,使用没有明显的阶层差异、但却存在一定对立性的本地-外地人群体,实验2将进一步探讨内群体认同在幸灾乐祸中的可能影响。

### 2.1 被试

招募150名本地生源的高校在读学生作为被试甄选人群,根据本地人内群体认同结果划分为得分匹配的实验组与自尊基线组(人数为实验组1/2)。其中,最高分25%的被试分配到高本地人内群体认同组(29人,男性11人);最低分25%的被试分配到低本地人内群体认同组(26人,男性10人)。2(高认同、低认同) $\times$ 2(实验组、自尊基线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仅认同分组主效应显著,高认同组本地人内群体认同( $M=2.18, SD=0.26$ )高于低认同组( $M=1.56, SD=0.22$ ),分组有效, $F(1, 146)=220.169, P<0.001, \eta_p^2=0.601$ 。所有被试身体健康,无明显精神疾病。实验结束后发放一份小礼品作为报酬。

### 2.2 方法

2.2.1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两水平的组间设计。自变量本地人内群体认同程度。因变量为被试对外群体成员(外地人)遭遇不幸时的幸灾乐祸、同情程度,以及个体自尊。

基线组在阅读一组无关故事后测量自尊。

2.2.2 材料 本地人内群体认同量表:由本研究者翻译并改编自Greene的“内群体认同量表”<sup>[14]</sup>。根据研究目的,使用“本地人”替代原量表中的“那个群体”。量表共计10个项目,被试在七点量表上进行评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修订的量表在本研究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alpha=0.81$ )。

观察者对目标对象不幸遭遇的幸灾乐祸、同情的测量方法同实验1。

个体自尊的测量同研究1。

幸灾乐祸情境故事:故事内容为某外地学生在工作过程中,因错过最终面试的电话通知,而错失了一份报酬优厚,且可留在本地的外企工作。故事经由专家评定,确保与违法犯罪等规范的违反无关。

2.2.3 步骤 被试首先填写本地人内群体认同量表,用以对其进行高低本地人内群体认同分组。随后,根据被试分组,实验组被试阅读幸灾乐祸情境故事,并完成幸灾乐祸等测量;自尊基线组阅读无关中性故事,完成自尊的测量。



## 2.3 结果

实验组高、低本地人内群体认同组间幸灾乐祸差异显著,高认同组幸灾乐祸( $M=2.64$ ,  $SD=2.01$ )高于低认同组幸灾乐祸( $M=1.80$ ,  $SD=1.25$ ),  $t=2.39$ ,  $P=0.015$ , Cohen's  $d=0.51$ 。实验组高、低本地人内群体认同组间同情差异不显著,  $t=0.33$ ,  $P=0.739$ , Cohen's  $d=0.07$  ( $M_{高认同}=4.90$ ,  $SD_{高认同}=1.81$ ;  $M_{低认同}=4.79$ ,  $SD_{低认同}=1.43$ )。

自尊方面,内群体认同主效应不显著,  $F(1, 146)=0.039$ ,  $P=0.843$ ,  $\eta_p^2<0.001$ ; 分组主效应不显著,  $F(1, 146)=0.006$ ,  $P=0.941$ ,  $\eta_p^2<0.001$ ; 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F(1, 146)=1.730$ ,  $P=0.190$ ,  $\eta_p^2=0.012$ 。

## 2.4 讨论

实验2的结果同样表明,相较于低内群体认同者,高内群体认同者在外群体成员遭受不幸时,幸灾乐祸程度更高,假设1得到了验证。并且,此时的幸灾乐祸的差异可以排除同情带来的干扰<sup>[4]</sup>。但是,内群体认同带来的幸灾乐祸的差异并未影响人们的自尊,假设2没有得到证实。

内群体认同能够显著影响幸灾乐祸的产生,这一结果与前人有关研究结果一致<sup>[1]</sup>。并且在前人主要关注具有高(外群体)低(内群体)阶层差异的内、外群体个体阶层之间冲突的基础上<sup>[1]</sup>,实验2进一步在不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的群体中检验了社会认同对幸灾乐祸的作用。与实验1的结果一致,实验2同样未发现内群体认同导致的幸灾乐祸影响自尊水平。在没有明显的阶层差异的情况下,初始状态下自尊并未存在显著的差异,此时,并未发现在自我肯定的动机下产生的幸灾乐祸对自尊水平带来提升。实验2的结果进一步表明,虽然内群体认同能够从自我肯定的角度显著增加外群体成员遭遇不幸时的幸灾乐祸,但是幸灾乐祸可能无法在实质上提升个体的自尊。

## 3 总讨论

在实验1与实验2中,分别在具有明显的高(外群体)低(内群体)阶层差异的下位群体以及无显著阶层差异的本地人群体(上位阶层)中对外群体遭遇不幸后感受到的幸灾乐祸进行了检验。结果一致地证明了内群体认同会影响个体的幸灾乐祸程度,并且随着认同度的增大,幸灾乐祸的程度随之增大。

根据前人自我肯定动机的观点<sup>[1]</sup>,由于自尊受到他人存在的威胁,自我肯定的需求使个体在他人遭受不幸时感受到自我肯定,并随之产生幸灾乐祸。其中,个体自尊之所以受到外群体他人存在的

威胁的核心因素是内、外群体的切实存在并且内群体与自己存在重要联系,即个体认同自己归属于该客观存在的内群体,并将群体相关评价与自我的评价相关联<sup>[8]</sup>。在这个过程中,内群体认同起到了客观的内、外群体与主观上内、外群体的匹配并且将内群体与个体的自我相关联的重要角色,高内群体认同者由于群体间的差异直接威胁到个体的自尊,进而在外群体个体遭遇不幸时体验到更高水平的幸灾乐祸。同时,当前的结果也拓展了前人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上(外群体)、下(内群体)位阶层的不足<sup>[1]</sup>,进一步在无显著阶层关系的群体间进行了验证,并揭示了相同的结果,表明内群体认同在影响群际层面的幸灾乐祸中具有较高的普遍性,不受特定群体关系的影响。

自我肯定动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自尊受到威胁,在具体的任务中表现为内群体中的个体的自尊降低或在幸灾乐祸后自尊有显著的提高。前人研究中也证实低自尊的个体更倾向于通过幸灾乐祸达到自我肯定的目的<sup>[1]</sup>。但是,本研究中无论在实验1的上(外群体)、下(内群体)位阶层的情境,亦或在实验2的本地人-外地人情境中,均未发现幸灾乐祸显著提升了高认同组的自尊。并且,在与基线状态的幸灾乐祸相比较的情况下,也未发现自尊较之有显著的提升。对此,由于本研究使用最为广泛的情境故事的方法要求被试直接想象某外群体成员的遭遇,故事本身带来的与群际信息有关的威胁可能并不足以带来较为稳定的自尊的变化,因此实验2中自尊基线组的阅读任务并未导致显著的差异。此外,由于造成威胁的自尊比较可能涉及某个特定维度,因此本研究使用的较为一般的自尊测量工具可能无法有效反映自尊的变化。在未来的研究中依旧需要进一步通过验证自尊的变化,并直接测量自我肯定动机的水平以进一步证实内群体认同对幸灾乐祸的具体影响机制。

## 参 考 文 献

- 1 van Dijk WW, Ouwerkerk JW, Wesseling YM, et al. Towards understanding pleasure at the misfortunes of others: The impact of self-evaluation threat on schadenfreude. *Cognition and Emotion*, 2011, 25(2): 360-368
- 2 Greitemeyer T, Osswald S, Brauer M. Playing prosocial video games increases empathy and decreases schadenfreude. *Emotion*, 2010, 10(6): 796-802
- 3 Dvash J, Gilam G, Ben-Ze'ev A, Hendler T, et al. The envious brain: The neural basis of social comparison. *Human Brain Mapping*, 2010, 31(11): 1741-1750

(下转第391页)

思考的工具作为效标进行论证<sup>[11]</sup>。另一方面,这种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以往的研究结果,远距离联想测验与发散思维测验相关程度很低<sup>[15]</sup>。

从总体信效度指标来看,该测验基本适用于高中生群体。不过,本研究所选施测对象为同一学校、同一年级的高中生,被试样本有些单一,今后的研究可以跨校、跨年级选取样本进行进一步验证。

### 参 考 文 献

- 1 张笑笑,史亮.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路径研究——以高中阶段为例.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2(5): 117-124+144
- 2 丁峻. 青少年创造性思维的发展特点与思维教育创新研究.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5): 106-111
- 3 [美]罗伯特·J·斯滕伯格. 施建农, 等译. 创造力手册.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32-43
- 4 贡喆, 刘昌, 沈汪兵. 有关创造力测量的一些思考. 心理学进展, 2016, 24(1): 31-45
- 5 郑显亮, 顾海根, 竺培梁. 中学生创造性内隐问卷的编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9, 17(5): 552-553+556
- 6 王国猛, 燕良弼. 情绪创造力问卷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信效度.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7, 25(3): 467-470+474
- 7 王灿明. 儿童创造力的测量与评价简析. 学科教育, 2001, (12): 42-45

(上接第400页)

- 4 Decety J, Ickes W. The social neuroscience of empathy. Cambridge, MA, US: MIT Press, 2011
- 5 van Dijk WW, Ouwerkerk JW, van Koningsbruggen GM, et al. "So You Wanna Be a Pop Star?": Schadenfreude Following Another's Misfortune on TV.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12, 34(2): 168-174
- 6 Feather NT, Wenzel M, McKee IR. Integrat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schadenfreude: The role of deservingness and emotions.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013, 37(3): 574-585
- 7 Leach CW, Spears R, Branscombe NR, et al. Malicious pleasure: Schadenfreude at the suffering of another grou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4(5): 932-943
- 8 Tajfel H, Turner JC.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J. T. Jost & J. Sidanius (Eds.), Key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Political psychology: Key readings. New York, NY, US: Psychology Press, 2004. 276-293
- 9 Mackie DM, Devos T, Smith ER. Intergroup emotions: Explaining offensive action tendencies in an intergroup contex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 79(4): 602-616
- 10 Mackie DM, Smith ER. From prejudice to intergroup emotions: Differentiated reactions to social groups. New York, NY, US: Psychology Press, 2016

- 8 Benedek Mathias, Neubauer Aljoscha C. Revisiting Mednick's Model on Creativity-Related Differences in Associative Hierarchies. Evidence for a Common Path to Uncommon Thought.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2013, 47(4): 273-289
- 9 王烨, 余荣军, 周晓林. 创造性研究的有效工具——远距离联想测验(RAT). 心理科学进展, 2005, 13(6): 734-738
- 10 任纯慧, 陈学志, 练竑初, 等. 创造力测量的辅助工具中文远距离联想量表的发展. 应用心理研究, 2004, (21): 195-217
- 11 黄博圣, 陈学志, 刘政宏. 《中文词汇远距离联想测验》之编制及信、效度报告. 测验学刊, 2012, 59(4): 581-607
- 12 李良敏, 罗玲玲, 刘武. 客观化创造力测量工具: 《中文远距离联想测验》编制.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7(1): 19-24
- 13 米雪, 马慧霞. 中文远距离联想测验在中国大陆的适用报告. 高教论坛, 2012, (12): 20
- 14 卢家楣, 刘伟, 贺雯, 等. 情绪状态对学生创造性的影响. 心理学报, 2002, 34(4): 381-386
- 15 Patrick R Laughlin, Mary A Doherty, Ralph F Dunn, et al. Intentional and incidental concept formation as a function of motivation, creativity, intelligence, and sex.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68, 8(4): 401-409

(收稿日期: 2020-04-29)

- 11 van Dijk WW, Ouwerkerk JW. Schadenfreude: Understanding pleasure at the misfortune of other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12 Dong L, Lin CD, Li T,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identity and self-esteem among Chinese Uyghur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acculturation attitud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2015, 117(1): 302-318
- 13 Slotter EB, Winger L, Soto N. Lost without each other: The influence of group identity loss on the self-concept.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15, 19(1): 15-30
- 14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15 Greene S.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party identificatio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4, 85(1): 136-153
- 16 van Dijk WW, Ouwerkerk JW, Goslinga S, et al. Deservingness and schadenfreude. Cognition and Emotion, 2005, 19(6): 933-939
- 17 Heatherton TF, Polivy J.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for measuring state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1, 60(6): 895-910
- 18 Kraus MW, Park JW. The undervalued self: Social class and self-evalua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4, 5: 1404

(收稿日期: 2020-04-24)